

雪 都

迷 路

因羊擇古道

出阿勒泰市，西行經阿拉哈克，繼至布爾津。轉道西北，行至哈巴河縣境；經那仁牧場，可至喀納斯。此路勝景在目，雲開天朗，蒼隼遊空。塵世萬象，宛在丹青，而衆生盡爲畫中矣。蘇瑤一行，是循此線，其時，將近那仁。

風漸從草中起，一層壓着一層來，一陣一陣，透穿窗口，向人生撲。

“喂！你看到了，風在撩我的發”。林昭願的半個身子探出了窗，咧嘴狂笑；車子迎風馳行，道旁的草木映照出風的模樣，是不斷翻湧的綠色波濤，沁滿了一早泉水的清涼。

“我看到了！感覺是飄在風裏。”陳最實與林昭願同坐後排，大聲附和着。兩人將上身側出車外時，車子便有了漿、有了翅，在風浪裏顛。

“這風，比水還活。”林昭願將手伸出窗外張開，又收回來，拍拍臉，以此確認這是真的。恰好，道邊有頭牛，似在看她，她順道喚了起來，“啊！快跑啊！牛！”

快跑？風在奔，草在湧，或許她喚的那頭牛將她視爲闖入者，但又覺她過於異常，故而呆立茫然無措，很是不解，快跑？如何談起呢。

陳最實偏頭看向隨風忘形的林昭願，大聲喊着：“哎！你知道嗎，你現在的樣子像極了越獄的在逃犯！”

“是嗎？他們都說北疆之北是阿勒泰，是山野的風，是狂野的夢。”林昭願向風裏大喊去。

蘇瑤和丁酉是在前排的，他們生於斯長於斯，面對窗外的風光，在神情上並不顯得誇張。先開口的並不是蘇瑤，丁酉接茬說：“真的是越獄嗎，這有什麼好看的，不過是山，是草，是再普通不過的草原而已，算不得有什麼特別。”

“看風景嘛，就如你在祈禱，我在舞蹈，不在路途和終點，在一種感覺。”陳最實看着丁酉開心的迴應着，眼裏戒備稍藏。

丁酉扭頭認真打量起了陳最實，三十五歲左右的樣子，臉偏長，輪廓清楚，顴骨不高，線條卻硬，身子微側還算放鬆，穿着深灰短袖。頭髮被風壓得些亂，眉眼間神色算穩。

“那您是南方人？”丁酉道。

“哎，你這人眼真毒，那您是什麼人，坐在小蘇的副駕？”陳最實眼道。

有時候，目的和過程並不一定是趨向人心的真相，也許感覺纔是。

“丁酉和我，家裏是世交，在坐的各位是我最為關注的人，小到一餐一飯，大到身心舒暢，都令我萬分牽掛。”蘇瑤見丁酉並未接話，如是說。

待閒聊之餘，車子行速逐漸趨緩，不得已將要停下，是前方有羊羣浩蕩着要橫過路面，事發地正在兩丘之間。

“那隻黑山羊好凶啊，看到了嗎？”林昭願看向前方站在到中央、正對着車的羊，說。

“它對我們有敵意，莫要衝將過來。這車，前蓋子挺薄的，受得住嘛？”陳最實觀察這羊，體頭比之尋常大得很多，兩隻眼睛格外黑，縱使額前濃郁翻卷的黑羊毛，亦難掩其眼珠滿着冷意的黑亮，額上的犄角碩大如盤，昂頭傲立若個將軍。禁止向前的意味不言自明。

“這是野盤羊，不過黑色這種，是少見的。大家不要下車，等羊羣過去我們再趕路。”丁酉跟道。

“我們再等等哦，野山羊的脾性不會太好，會耽擱一刻鐘的樣子。”蘇瑤微笑着看向後排的陳林兩人。

“估摸野盤羊的意思，不會這麼輕易放將過去，這不像是過路，是堵路的。”陳最實補充道。

“有沒有別的路呢，可以繞一繞，現在九點了，抵過兩小時，天色就黑下來了，這條路上也就這一輛車，夜路總歸是不好走的。”林昭願沒了之前肆意，開始盤算。

道上，羊羣晃晃踱行，兩丘礙住了視野，無法確悉它們數量。“這裏信號很弱啊，要怎麼辦？”林昭願示着手機屏，擺手道。

“是，這條路風光好些，只是少有人走，貫來只有二代網絡，不用

擔心。”說着，蘇瑤從包裏拿出卷軸地圖，徐徐展了開來，發現裏面還夾着泛黃且沾帶土漬的羊皮，羊皮上面布着錯雜的線條筆畫，瞬時吸引了四人目光。

“這是，羊皮地圖。”林昭願第一個喊了起來。“不會是尋寶圖吧。”

“不是，這是我爺爺用的地圖，第一次出門，他怕我走錯了路，特意叫我過去，親手交給我，說現代很發達，羊皮用不到，但這對他來說是幸運符、平安符。他年輕時候，很多次的翻山越嶺、放牧趕場，是用這張圖，祖上傳下來的。特意囑咐我一定得帶着。”蘇瑤一字一字說，從每個字的音調語氣可以聽出她對自己爺爺的親切。

陳最實耐不住興趣，拿過羊皮圖端看。蘇瑤則仔細看着現代的地圖，丁酉湊了過去，看到圖上車停處，道在兩丘之間，是名河中丘，為牛羊南北遷徙必經的地方。

“河中丘，這是現在的位置，去那仁必須從這條道過。”丁酉說着，目光移向了四周，掃到車子左側一條若隱若現的土路。頓了頓，繼續說，“而且一路過來也沒有什麼小道，地圖也沒有顯示。”

“那可不見得，你看。”陳最實將羊皮圖展在車中，指向繞河中丘左，西偏北的一條路線——清遠道。“我們可以繞行此道，直抵那仁，何必白白等着。”說着看向了蘇瑤，“是吧，小蘇。”

未待蘇瑤答話，林昭願已搶道，“對呀，你看羊皮圖上標記的很清晰，而且你看左邊，就是那條路，痕跡清晰得很。”

“要不，等等吧，萬一發生意外，不好處理。”蘇瑤眉皺輕輕，說着。

丁酉看出蘇瑤的爲難，解圍道，“這張圖太舊了，幾十年前的老圖，安全第一啊，況且不多久就到了，不必改道。”

“說來說去，你不就是怕出意外嗎？”陳最實看出了丁酉的反駁，語氣重了重繼續說，“我們每一天都活在意外裏，無非是風險大小的事情。這種事有多大風險呢？難道等着、等着，風險就會自然消退？”

丁酉聽着，臉色逐漸冷了起來，右手不自覺地揉摸鬍渣，慢慢地看向蘇瑤。心想陳林兩人事兒可真多，快樂他們享有，風險倒讓蘇瑤承擔，她只是小姑娘罷了。

車內氛圍漸悶了起來，太陽已掛西邊，涼意反倒不再升騰。“你不怕我們給差評啊？”林昭願說，“還是第一次見羊皮圖，照着上面走走怎麼了，又不遠。再說了，你丁酉又不是小蘇，不是旅行社的人，你憑什麼替我們做決定。”

此時，蘇瑤意識到他們情緒的不對，但她知道相比走那條路，可能避免四人矛盾衝突的爆發，纔是當下的緊要事。因而，心生一計，從口袋輕取出一枚銅色硬幣，“既然有不同的意見，就拋硬幣，讓上天決定吧。硬幣正面就走這條路，反面就走古道。”

陳林兩人皆作同意，丁酉默認。我們該如何做以決斷，我們該如何待以運氣，該如何以他者的視角看事裏事外。硬幣從蘇瑤拇指上輕輕躍起，升騰，翻轉，跌落，是反面，落在了羊皮圖。

此時，已過兩刻鐘，羊羣還在過道，黑盤羊沒有動過，以致令丁酉懷疑它是石刻的，還是妖物的。太陽掛在西邊，山塬生出躍動的灰，看起來，倒顯詭異。蘇瑤發動車子，遠遠繞過黑盤羊，從古道駛去，在丘側時，丁酉和蘇瑤換了位置。古道年久多有坑窪，丁酉的車技並不顯得比蘇瑤好。陳林兩人覺得顛簸，換去前排，車子由陳握持，依清遠道行，一路霞光抖動，風景甚佳。

壹次修正於乙巳年九月廿三

於 鵞春堂

怡禮全生堅甲子 佩玉年刊 綿延佩玉長樂未央

乙巳九月廿三 20251112

黛子

乙巳蛇年 / 丙午馬年

2025 / 2026

黛子
27
憐磧